

改革论坛

让信息化更好赋能乡村振兴

【核心提示】数字乡村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信息技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我国对此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

程名望

今年初,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明确“到2022年底,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并部署了10个方面30项重点任务。

我国高度重视互联网技术在繁荣农村经济方面的巨大潜力,积极推动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村电商发展,实施“互联网+农业”等一系列信息化政策,坚持推动“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由此可见,数字乡村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信息技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数字乡村建设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动力

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将信息技术深入渗透到农业生产与销售的全过程,降低农业资源要素运行的交易成本,使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土地和农业资本得到有效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并扩大了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推动农业管理和生产方式不断创新,为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带来重要发展机遇。

此外,农业作为一种弱势行业,往往需要面临来自自然界和市场的众多不确定因素,而“互联网+农业”“智慧农业”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为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为突破农业技术瓶颈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此同时,由数字技术普及所推动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能够将农业生产、流通各环节与消费者和市场深度融合,减少了市场参与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强化了农业发展中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众多互联网平台的出现,有利于拓展农业销售市场、推动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有效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全面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数字乡村建设是农村现代化转型的新活力

数字技术的普及有利于促进现代发展观念的传播,打破由于制度因素和地理因素而造成的城乡分割格局,推动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引发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而由互联网普及所带动的数字化办公极大地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效率,同时,“电子政务”的发展减少了政府部门同广大农民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有利于农民群体积极参与到社会互动中,也有利于增强政府回应性,从而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人性化程度,增强农民的社会认同感和幸福感。

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提升农村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对进一步深化农业现代化改革大有裨益。此外,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村政策信息的广泛传播,有利于农户从多角度理解国家相关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目的,从而推动政策顺利有序实施。

数字乡村建设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当前,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开展,并已取得初步成效,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术普及率稳步

上升。根据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84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7.6%。而在智慧乡村、智慧农业以及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方面,数字乡村建设也已取得可喜成绩,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05万亿元。以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农村现代化转型,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数字乡村建设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农村数字鸿沟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扩大农村地区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覆盖范围和受众人群,降低农村居民接触信息技术的成本,因时因地制宜制定相关信息化投资和干预政策,以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数字鸿沟。同时,应统筹全域信息化发展战略,完善各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共享机制,例如,要积极鼓励东部农村电商发展较好的地区向中西部农村传授经验,扩大并增强数字乡村建设经验的分享范围和强度。

此外,相关部门应该关注到农村人口结构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潜在挑战,并做好相关的政策优化,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工作,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并

做好农村地区的数字技术培训工作和信息化推广措施。针对农村老龄人口,应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设施使用环境,以使老龄人口更容易接触数字技术。数字化产品的设计也应该考虑农村老龄人口的特点和需求,让老龄人口更容易使用数字产品。

最后,数字乡村建设的目的不仅是丰富了农村地区的物质资料并使农民富起来,也需要关注如何通过普及数字技术使农民真正幸福起来,并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广大农村居民,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他们对网络信息的鉴别和再加工能力有限,比较缺乏理性对待网络信息并科学利用互联网信息指导其生产生活的能力,容易受到网络负面信息或虚假信息的影响。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信息化素养对高质量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大有裨益,且刻不容缓。

特别要注意的是,提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源水平仍然是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技术采纳率,更有利于提高其信息化素养以充分享受数字乡村建设所带来的福利效应。

(摘编自《人民论坛网》)

观察与思考

农民评职称强化“三农”人才支撑

【核心提示】对新型职业农民评定职称,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社会认同感、职业荣誉感,传递出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依然要重农固本的信号,让更多的高素质农业从业者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里大展身手。

乔金亮

日前,河北石家庄2名农民获评农民职称的消息,经人社部官方微信发布后,引发广泛关注。

其实,给农民评职称不是什么新鲜事。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通过岗编适度分离、在岗学历教育、创新职称评定等多种方式,引导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近年来,山东、甘肃等不少地方已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

农民职称评定是一种信号。职称是对职业能力的评定,在现代社会里,很多成熟的职业都有职称评定体系。教师有职称,工人有职称,医生有职称。作为一种职业,农民有职称自然也无庸大惊小怪。农民是当之无愧的崇高职业,为14亿多人的吃饭问题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对农民和农业有刻板固化印象,存在轻视农业、忽视农民的情况。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称评定,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社会认同感、职业荣誉感,传递出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依然要重农固本积极信号。

从农业发展角度看,农民职称评定有现实需要。“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

种地”,社会上流传的这句话刻画出农业的隐忧:农业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女性化和低教育水平化,俗称“386199部队”。毋庸讳言,乡村人才总量不足、素质不高依然突出,解决“谁来种地”问题任重道远。迈上新征程,农业农村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怎样留住人,仍是亟待回答的大课题。不妨以农民职业化为抓手,留住人、增能人、育新人,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国际经验表明,任何国家农业的稳定发展单靠公司式农业是不可能的,必须建立在以农业为职业、以乡村社会为基本生存空间的农民群体基础之上。在我国,过去,农民主要是身份的概念,基于户籍来判定;如今,农民越来越多是职业的概念,基于经济活动和职业行为来判定。进入新时代,伴随城乡融合发展,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加快变革,农村居民可以在城乡间自由选择各类职业,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印记,而是一种职业选择。

当然,农民职称不是准入门槛,种地本身也不需要职称。对农民职称的评定肯定也不能照搬别的职业,而要符合自身特点,尤其要结合农业实际。比如,石家庄的农民职称评定对参评人员的论文、科研等不作要求,而把种植多少亩粮食、养殖多少头奶牛等列为评审依据。可



以说,凡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新型农民都可以申报相应的技术职称,这些人都是农民职称的目标群体。

给农民评职称只是第一步。要建立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制度体系,不只是技能培训或评定发证那么简单。一些农民积极申报职称,是因为获评后可能有一次性奖励,能优先承接项目,享受一些扶持政策。应着眼城乡融合发展实际,探索建立包括教育培训、认证管理、生产扶持、社会保障、金融信贷等方面的政策体系,逐步让新型职业农民既能享受与城镇职工在养老、医疗等方

面同等的社会保障,也能享受在农业生产经营上的专门扶持政策。

乡村振兴的过程也是农民职业化的过程。乡村振兴是个长期历史过程,农民职业化也非一日之功。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要面向农业农村现代化培养人、吸引人,加快造就一支高素质农民队伍。让更多的高素质农业从业者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里大展身手,既为传统农民成为现代农民提供路径,也为各类人才投身农业开辟渠道,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正是农民评职称的要义所在。对此,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

(摘编自《经济日报》)

各抒己见

“新村民”下乡 仰望星空期待融合

别傲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一对白领夫妻辞去北京的工作后,在郊区租下破旧小院,重建了一栋外方内圆的独特房子,带着三个孩子过着极简生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夫妻俩提到他们并没有躺平,没有与世隔绝,反而在更加努力地生活。

农产品进城改善了城市生活品质,工业品下乡改善了农村生活样态。正如城乡物质资源交换有利于打造双赢局面,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双向奔赴,同样可以在互动中成就自我。当初“新市民”的到来,为城市增添巨大的人才动能;如今“新村民”下乡,除了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将为乡村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农村居民进城,为的是讨生活;城市居民进村,为的是换种生活方式。就像任泉源于吉丽夫妇选择的那样,他们出资修缮房屋,参与村庄改建,一旦村子恢复活力,许多本地村民就可能回流,进而返乡参与家乡建设。

难得的是,在巨大的舆论争议中,这对夫妻表现得似乎很淡定。毕竟在经历过多年城市生活后,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质疑者只看到所谓的“人才浪费”和“耽于梦想”,殊不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有当下幸福的时光。”

人才下乡创业也好,进村体验生活也罢,尽管目的各不相同,但都带着热忱在乡间奋斗。与他们一起进村的,还有资金、灵感与人脉。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离不开这些健康的新生力量。

(摘编自《南方农村报》)